

区域动态（东南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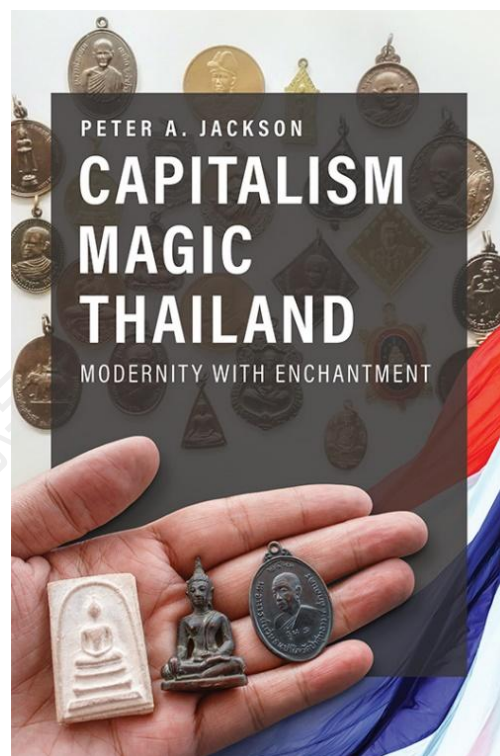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 彼得·杰克逊 《资本主义·法术·泰国：附魅的现代性》 | 兴盛的法术市场，求发达的众生相；多面的世俗化，精分的现代性

编者按：若稍加了解，鲜有人会质疑佛教对泰国社会的重要性。但每每讨论泰国语境中的佛教时，人们想到的多半是几种截然不同的图景：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认真研读佛教典籍，努力实践经文教诲；或是在郊野禅定，抛弃物质追求，追求内心宁静；或是在田间地头出力，在生老病死面前互帮互助；当然也可能是千万人在遇事时到寺庙祈求、膜拜，请求高僧赐福。随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期待在教义中寻得智识层面的满足、借助佛教组织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年轻人中 *saimu* (ส้ายมู 指遇事喜欢求神问佛的人) 为数众多，精英阶层中也不乏醉心法术之人（如热衷请佛牌的、在牛津取得本硕士学位的前总理阿披实），政界高层远赴他国寻求高僧术士开示更是公开的秘密。若以典籍的标准检视，这些或许都不能被称作佛教；但在实践中，无论是场所（佛殿）、器具（佛具）或是人员（佛僧），这些都借“佛教”的名义发生着。

本书作者澳洲国立大学荣休教授彼得·杰克逊（Peter A. Jackson）敏锐地意识到，经典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即认为现代化之后人们会为宗教祛魅的论述未必总是成立；而理论失效的语境，也远非简单的城/乡、雅/俗、教化/愚昧的二分，这片土地上的多种形式的信仰体系似乎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共存着。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编外神灵”、明星高僧、佛牌、灵媒的讨论，为读者展现了在大众普遍追求财富的语境下，泰国的商业赞助、政治荫庇与精英支持如何推动“祈求发达的大众崇拜”（popular cults of prosperity）日渐兴盛，大众崇拜又是如何借着社交媒体的东风进一步传播开来。上述过程中，一般被归类为印度教，或是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系与上座部佛教共存，但共存的形式并非许多学者主张的“融合”（syncretism），本书作者主张借用“多本体”（polyontologism）来描述这种各体系有各自逻辑的混合形态（amalgam）。

同时，凭借对已有研究脉络的熟稔，作者也反思了现有对泰国佛教的讨论。殖民时期以来的知识生产一方面倾向用现代理性讲述佛教教义，塑造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形象；民族国家在标准化宗教教义与实践、塑造“官方佛教”的过程中也借用并推广了这种形象。不少学者将这种殖民时期建构出来的、自洽的“佛教”当作一种传统，并得出了“佛教主导泰国（社会）”的结论，讨论佛教的“现代性”也就成为了泰国现代化的一个注脚。另一方面人类学家们又注意到了泰国的宗教实践是高度混杂的，将一个没那么“现代”、“开化”的面向带入了讨论。对“现代性”的讨论时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国家一边以现代理性论述佛教意识形态，一边又默许甚至参与到拜神的过程中，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也被作者敏锐地捕捉。

虽然对世俗化、现代性的讨论已是老生常谈，对不同宗教实践、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并不新鲜，但作者对经典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使本书成为了近些年研究泰国佛教的专著中非常亮眼的一部。作者的讨论也不囿于泰国语境，其将新兴宗教放在新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大众传媒普及的全球语境下来讨论，对宗教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许多少能从其中获得启示。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于 2022 年 8 月发布了爱德华多·西亚尼（Edoardo Siani）评论彼得·杰克逊所著《资本主义·法术·泰国：附魅的现代性》一书的文章。*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的英文姊妹刊。书评作者系威尼斯大学亚洲与北非研究系助理教授。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顾客们在商场里挑选佛牌以求财源滚滚，僧侣们为商人念咒以助其揽客，灵媒们被神鬼附身，只求预测彩票中奖号码...熟悉泰国佛教社会的人都意识到了宗教实践与财富积累之间的交集。在《资本主义·法术·泰国》一书中，泰国佛教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彼得·杰克逊着手研究了这些实践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更广泛的宗教社会环境。

杰克逊聚焦物质文化和仪式，认为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张，资本主义以外的经济模式日益边缘化，加之视觉技术和数字媒体的进步重新激活了财富与宗教之间的联系。虽然作者强调了这种财富导向型宗教近几十年来迅猛扩张，就该现象有多新颖却着墨不多，只是用“百花齐放”（efflorescence）这样的表述来突出这类宗教实践的生命力。杰克逊的论述否定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化社会逐渐“祛魅”（disenchantment）的预言，相反，他提出现代化本身会产生更多法术（magic）。本书志在为泰国佛教之外的讨论做出贡献，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新的附魅形式（不仅限东南亚，也推广至全球）”的探索（原书第 3 页）。

毫无疑问，杰克逊所研究的现象在泰国内外都并非毫无争议。批评者认为与财富积累有关的宗教实践危险地背离了应然的、本初的传统，至少在他们看来，本初的传统强调人要从物欲中解脱出来。杰克逊在书中避谈道德判断，但他表达了对学界的失望：学界往往拒绝认真对待泰国祈求发达的宗教（prosperity religion）（译者注：指信徒通过信仰和祈祷求取财货或进步的宗教现象），并敦促读者“不要把泰国拜神求财的做法看作佛教的商业化，而应将其视作市场灵性化（spiritualization）过程的另一面”（第 27 页）。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转变。

本书分 7 章，其中一些章节作者对自己前著中的理论探讨进行了大幅修改。第 1 章认为，现代性生产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宗教参与方式。用杰克逊自己的话说，一种是“讲求理性”和“改革主义”的，它要求人们恪守圣典；另一种则以仪式为基础，导致“法术”和“附魅”常做常新。第 2 章关注另一种二元性，它提出泰国佛教徒在宗教生活中讲究策略，将被认为有争议的做法归入私人领域，同时在公开场合遵从更为正统的佛教形式。

第 3 章探讨了泰国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本章提供了一系列分析视角，其中最有用的是不同的时空语境（kalathesa กาลเทศะ）会带来不同宗教参与的观点。第 4 章讨论了以财货积累为共同目标的各种宗教实践和神灵崇拜。第 5 章详细介绍了泰国佛教徒如何通过佛牌和灵媒寻求神灵的恩庇以求取发达。第 6 章将“祈求发达的宗教”发展历程与现代泰国历史

交织在一起，强调主要政治或经济进程与精英和中产阶级强化财富相关实践之间的联系。第 7 章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附魅（*enchantment*）之间的关系，也阐释了媒体技术如何帮助国王、僧侣塑造魔法形象，实现“神秘氛围化”（*auraticization*）（译校者注：指某人或某物脱离常人语境获得神力色彩，并吸引信众创造神秘语境的过程）。

在方法论上杰克逊通过细究二手文献收集到的数据，使其论证尽可能全面。同时，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解释的，书中将那些同样也很兴盛但多少与求财无关的宗教实践“放入括号”（*bracket out*）避谈，以聚焦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例如为家人保留附身灵体的非专业灵媒、求子的不育夫妇、以及校园里翻塔罗牌测桃花运的大学生，虽也可言因与其描述的语境相通而未出现在其叙述中。总的来说，作者选择与个体宗教行动者的声音保持距离，转投社会团体受世界和国家范围内政经变迁影响的叙事。

这种鸟瞰式视角带来的分析类别十分简洁，乍一看也许过于简洁。在民族志工作中，我很难想象泰国的对话者有谁能被轻易归入改革派或法术式佛教的二分中：我所认识的“理性”佛教徒提出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主张，而那些更倾向于“法术”的佛教徒同样也会展现他们追求本初真理的一面。同理，我也不太愿意将特定的社会语境划分为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然而，一旦将这些二元性理解为一种理论模型而非描述性说明，就会产生一种无穷可能性的光谱，从而提供一个有效框架来驾驭实地发现的复杂现实。

本书研究范围之广、理论之前沿都值得称赞，对任何研究佛教及从文化角度讨论东南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而言，《资本主义·法术·泰国》都是一本不可多得资料。杰克逊仍是东南亚内外宗教研究中最发人深省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作者西亚尼曾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在地区院讲座，详情请见：<https://ias.tsinghua.edu.cn/info/1205/2614.htm>，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英文原文见 Siani, Edoardo. (2022). Peter A. Jackson. *Capitalism Magic Thailand: Modernity with Enchantment*.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22. (Book review). 11. 10.20495/seas.11.2_333.)

泰国的档案记录报（*newspaper of record*）《曼谷邮报》（*Bangkok Post*）于 2022 年 1 月刊载了知名历史学家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就彼得·杰克逊所著《资本主义·法术·泰国：附魅的现代性》一书所作书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在 2016 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泰国总理巴育扯开上衣，露出胸前挂着的十几个佛牌，并解释说这些佛牌将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提供精神支持。全球化泰国的这位

领导人在国际外交中大肆宣扬着佛牌的功效,这些佛牌使用神秘物质制作并由以精通法术闻名的僧侣加持。

20 世纪 90 年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杰克逊等人开始撰文探讨当时那几年在泰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求财崇拜”(cults of wealth)。他们倾向于将人们日益热衷崇拜先王、挑选佛牌、咨询灵媒和供养术士僧人与当时经济形势大起大落所造成的迷惘联系起来。但经济的起落已成为过去时,这些实践仍蓬勃发展。其规模和种类成倍增加,通过散居世界各地的泰国人传播开来,并从边缘走向主流——主流到被总理挂在胸前公开展示。在新书《资本主义·法术·泰国》中,杰克逊解释了这些实践是如何成为泰国向城市化、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法术式资本主义”的时代。

杰克逊聚焦 4 个领域。一是对佛教“编外”神灵和历史人物的崇拜。1956 年,爱侣湾酒店修建了梵天神坛(校者注:即当今为游客所熟知的“曼谷四面佛”),信徒们将其变成了商业区的第二根城柱(校者注:即 หลักเมือง 一译“国柱”,泰国各地供奉的城市守护神),不久,印度教诸神纷纷在其他各商业综合体露面。20 世纪 90 年代,朱拉隆功的骑马雕像成为人们日常朝拜的热门地点。很快,来自大乘佛教的观音菩萨开始流行,她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佛教寺庙中。

二是因苦行而获神通之名的僧侣,包括过去的名僧,以及名字里带钱、银、发等字听起来吉利的当代僧侣。当中最出名的是呵叻当地农村的僧人龙婆坤(Luang Phor Khoon หลวงพ่อคุณ)(译校者注:被视作“活财神”,其制作的招财佛牌极受欢迎;在流行文化中,歌手 Carabao 创作的同名歌曲在泰国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全球都广为人知。

三是佛牌,通常由上述僧侣制作。整个 20 世纪,因为其顺应现代人的着装和生活方式,佛牌取代了许多早期用于保底的器物。佛牌最初在警察和军人中流行,后来普通百姓也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巨大的佛牌市场。

四是灵媒,他们沟通来自冥界或神界的大人物,为普通人提供建议和帮助。

杰克逊认为,出现这种爆炸式增长的部分原因是 20 世纪下半叶(校者注:随着佛教国家化、本土化的进程)官方不再像过去那样警惕佛教势力,同时僧团的声誉受到性丑闻和财务丑闻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新形式宗教体验的需求不断增长。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法术将让位于理性,但全球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现代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复杂、难以捉摸且充满威胁,以至于理性完全应付不来。就像人们曾指望超自然力量来应对疾病和天气的变化无常一样,他们现在也在寻求类似的帮助来应对市场和日常生活。不过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从前人们向神灵和佛牌求助，主要是为了获得庇佑；如今人们只想发家致富。龙婆坤向其信徒承诺：“我会让你们发财。”此外，现代经济、消费主义尤其是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些实践的环境。朱拉隆功的形象不再局限于五世王广场（the Royal Plaza），而是可以通过无数媒体以无数形式再现。佛牌市场从寺庙门外的人行道搬进百货商店。一旦这些实践融入市场，它们就必须满足市场对新奇事物的不断需求。新的僧侣被发掘，新的人物被崇拜。21 世纪初，象头神（Ganesh）开始香火不断，最近几年缅甸神灵和其他一些来自历史、文学和当地民间传说的角色开始广受崇拜。

2000 年左右以来，这些实践不仅变得更加普遍，也日益为公众接受、日益主流。神灵附身，过去名声不佳，现在却受人尊敬，特别是 2006 年以来获得了重回政坛中心的将军们的公开支持。银行和大公司赞助佛牌制作和流通；政府机构组织周末游去拜访有神通的僧侣；泰国邮政印制了一系列以神灵和僧侣为主题的邮票，甚至声称其中一些邮票上用隐形墨水写着神秘经文；穿过拉差帕颂（Ratchaprasong ราชประสงค์）的高架人行道旁有商家打出经典标语“美食祈祷，购物人生”（Eat Pray Shop），邀请人们去神坛和商店驻足。

杰克逊认为，虽然这些实践是受民众需求推动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但现在它们倚赖商业赞助、政治荫庇和精英支持方能得以维持。就连前总理阿披实（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也公开过自己的佛牌收藏。佛教管理机构默许了这些新实践。也许推动上述实践主流化最重要的力量是军队和皇室的支持，杰克逊承诺将另著更详细地介绍。

在学术界，如何描述这些新实践并解释它们与佛教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杰克逊没有概而言之。他主张“现代性创造了法术”；泰国人强调仪式而非信仰，这使得宗教活动可以无限扩展其边界；佛教没有反对而是巧妙地接受这些新实践，从而捍卫了其在泰国宗教语境中的优势地位。因而泰国的宗教市场注定要扩大。彼得·杰克逊提供的指南引人入胜，让我们了解泰国如何用其独特的方式拥抱现代世界。

（作者克里斯·贝克与妻子帕素·蓬派吉合著的《泰国史》一书近期在我院翻译出版，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ctvxnBuFh75ymm3LJZ-bbQ>，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英文原文见 <https://www.bangkokpost.com/life/social-and-lifestyle/2243499>）

人类学老牌刊物 *Anthropos* 2023 年 6 月刊登了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赫夫纳（Robert Hefner）评论《资本主义·法术·泰国：附魅的现代性》的文章。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假定，随着社会逐渐现代化，宗教实践也会向私人化的方向发展继而衰落。过去 30 年来，这一关于现代性“祛魅”的论断受到广泛批判和实证反驳，已故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L. Berger）亦在其中。贝格尔在自己职业生涯早期是经典世俗化模型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尽管今天大多数宗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敏锐地意识到——用何塞·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的话来说——世界各地的宗教已经“公众化”（gone public）（译者注：此处指宗教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即从个人的信仰或行为扩展到公共的议题或行动）。但未经扬弃的世俗化叙事仍在政策圈中占据话语霸权。事实上，正如彼得·杰克逊在这本理论精深、文笔流畅、全面论述近世泰国宗教变革的著作中所展示的那样，世俗化观点仍然是许多当代泰国政治研究的默认视角。

杰克逊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的泰国史教授，长期被认为是在这个复杂多元的东南亚国家研究宗教、政治和性相关问题最高产、最具原创性的分析人士之一。在这本新著中，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对佛教改良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流行的祈求发达的大众崇拜研究，提出其所称“对在研究现代泰国的史学、政治学作品中佛教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纠正”（原书第 15 页）。正如杰克逊所说，“西方语境下的宗教研究有时将殖民时代建构的‘佛教’等同于作为社会学事实的泰国宗教”（原书第 32 页）。西方学者之所以赞同这种过度简化的观点，部分是因为在该学科发展初期，西方学院中的宗教研究采用了一神论和亚伯拉罕宗教的方式看待宗教范畴。后者将经文以及“信仰和教义”（原书第 26 页）置于仪式和法术实践之上。这种方法“阻碍了对泰国信仰和仪式场域的理解，因为泰国的信仰和仪式是多元、多神、实践导向的，与以经文中的信仰表达为基础的宗教不同”（原书第 133 页）。

正如杰克逊所论述的，泰国宗教被本质化的另一个原因与国家的现代化雄心有关。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进逼，泰国统治者引入了“现代主义国家的诸计划……其基础是对‘泰文化’、‘泰国宗教’、‘泰族’和‘泰国人’的本质主义建构”。这些运动将泰国描述为一个佛教国家，同时也致力于“压制地方认同、文化和语言，并批判宗教中的法术”（原书第 14 页）。无论国家的同质化愿景有多宏大，大众和精英宗教都未能如愿实现佛化（Buddhacization）（校者注：指根据佛教教义对宗教进行的改造过程）（原书第 161 页）。尽管有些教士和国族精英支持基于佛教（教义）的标准化，但上至泰国宫廷仍继续赞助着颂扬宫廷权力和神魅的仪式。这些仪式中，婆罗门祭司祭祀印度教神祇，而印度教神祇现在“作为佛陀的守护者被纳入了佛教宇宙观”（原书第 161 页）。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为了标准化官方佛教，追求现代的国家提倡以教义为导向的“宗教”（sasana ศาสนา），但“国家将宗教用于……文明、现代化和发展等项目时，多数时候却将

神灵崇拜排除在外”（原书第 111 页）。普罗大众祈求健康、财富和好运的神灵崇拜非但没有消弭，反而蓬勃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泰国的繁荣，加上新社交媒体不断普及，这些崇拜发展出一些精彩纷呈的表现形式。几十年前，许多分析人士猜想，类似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为回应该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泰国也会出现类似当年新教的意识形态。一些追求现代化的佛教改良者确实投向了这种净化版的佛教。然而，杰克逊指出，“近几十年来……（此类改革运动）对泰国宗教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已大大减弱”（原书第 9 页），倒是占星术、佛牌和神灵崇拜兴起了。

本书另一个诱人且重要的点在于，作者将他对泰国宗教场域的分析与对现代性状况更广泛的思考联系起来。他大量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93 年对狭隘韦伯现代性模式的批判（尤其是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模式，在我看来其抹去了韦伯对现代宗教最有趣的一些思考）。杰克逊引用拉图尔的观点来论证，现代性并不遵循一致的理性化过程，而是“在理性思考的宗教净化与混杂的宗教实践之间分裂了”（原书第 5 页）。换言之，“意识形态理性化”仅仅只是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现代性还见证了无数“仪式附魅”（ritual-based enchantment）（原书第 4 页）。杰克逊指出，在泰国，国家层面的宗教改革派在某些领域优先考虑宗教理性化，同时容忍甚至加入以祈求发达为导向的神灵崇拜。后者完全不是边缘和脆弱处境阶层的专利。“泰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利用民间宗教来自我赋权、发家致富”（原书第 17 页）。杰克逊指出，泰国特权阶层也参与其中，其参与方式“很少涉及西方，也没有反西方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议程”（原书第 83 页）。相反，他们这样做是想要“利用仪式的功效，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泰国本土形式中获得有利地位”（原书第 83 页）。

在总结更广泛意义上的泰国宗教场域机制时，杰克逊提出的一些区分会吸引在世界其他地方研究的学者。他解释说，泰国宗教信仰不是基于一神教的一价信仰，而是一种“多本体论”（polyontologism），它混合了各种伦理宗教流派（佛教、印度教、神灵崇拜、占星术等）的仪式和信仰，但并不试图使它们在教义上保持一致。他认为，由此产生的“混合”（amalgam）不同于广泛使用的“混杂”（hybridity）概念，因为不同元素之间的矛盾和不可通约性没有被消除，而是被保留下来。就各种元素的合成而言，它“发生在仪式和实践层面，没有经过话语理性化”（原书第 144 页）。在公共语境中，“佛教居于阶序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仪式实践是高度“容忍模糊性、不可通约性和矛盾性”（原书第 33 页）的。

杰克逊承认，泰国宗教场域中的多本体性和混沌的话语无法推广到其他国家或文明传统中。例如，他提到在邻近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改革派明确表示多本体论是异端邪说，信徒必须竭尽全力“净化或消灭模糊性”（原书第 148 页）。其研究主旨不是建议将泰国案例作为

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宗教变迁的原型，而是遵循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建议将现代性视作多重的（原书第 66-67 页）。

本书理论丰富且妙趣横生，值得所有研究东南亚宗教和政治的学者阅读。其理论涵盖之广，洞察见解之深，是有志对现代宗教作比较研究的任何人都不应错过的佳作。

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原文见 Hefner, Robert. (2023). Jackson, Peter A.: *Capitalism Magic Thailand. Modernity with Enchantment*. Singapo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2. 381 pp. ISBN 978-981-4951-09-8. Price: € 57,10. *Anthropos*. 118. 247-249. 10.5771/0257-9774-2023-1-247.

策划及校对：王令齐

编译：杜薇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